



蘇

罗国明◎著

历尽艰辛，
从苏北到川西，创立家园
潮起潮落，
斗土匪打土豪，沧桑巨变
风风雨雨，
历土改经文革，感叹人生

日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



蘇門

罗国明◎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门/罗国明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006-9760-2

I. ①苏...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4650号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编辑电话:(010) 57350509

策 划:韩亚君

责任编辑:林栋 lindong2002@sohu.com

营 销: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010) 57350517 57350524

印 刷: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23

插 页:2

字 数:420千字

版 次:2011年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526

第一章

冬月间，旷古未遇的持续严寒，剥皮般褪去了苏北平原上的最后一抹绿色，也褪去了湛九如心头仅存的一点念想。小河连底都冻结实了，肆虐的北风打着旋儿掠过荒芜的土地和枯槁的枝头，发出阵阵刺耳的尖啸。太阳像只总也烤不熟的烧饼，白茬茬地悬挂在铅灰色的半空里。而河西坂子上湛九如播下的越冬小麦，却再也没有拱出一粒芽口来，转眼即是可以预见的春荒，一家大小除了怎么也再难省下的半升红苕干，来年麦场时候该是又要缴纳的租子，却是已注定没了着落，东家还放出话来，要收回河西小三亩那块湛九如已经耕种了几年的熟田。眼看着在这已经苦撑苦熬了大半辈子的小湛庄是再没法待下去了。

越过了四九，当这场严寒进入五九，具体日子大概是在进入了五九后的第二个傍晚，当白昼将尽，又一个沉沉的黑夜尚未来临。湛九如端着旱烟袋子正坐在家中一筹莫展，忽然，就听见巷上有人在喊：“快去看，天显象了，天显象了！”并伴有嘈杂的脚步声。他掀开草帘子，来到门外，许多人这时也正从家里出来，他顾不上问，简直就稀里糊涂的，把旱烟袋子在墙上磕净后往腰里一别，随着众人就一起跑到了庄西头。这时，他看见，在位于小湛庄正西方向的天边，忽地已呈现出一片不仅在这样的严冬，即便是在过往的夏秋季节里也从未有人见过，足可以被称作奇观的灿若彩霞般的辉煌，那片辉煌沿着天边自南往北足足有数十里长。更令人惊奇不已的是，在那片橙红色的辉煌里，除了有湛九如等一般苏北人从未曾亲眼见过的巍峨山脉以及被拥在那些山脉之间的一大片土地，而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还可以清楚地看见就如同在尘世里般的一畦畦农田、房舍，甚至形影如拿着各种农具正在地里劳作的男女老少，远远望去，俨然一幅家家户户你耕我种，丰衣足食的童话般世界……聚集到庄西头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后来，差不多整个小湛庄的

人都出来了，有的站在庄西头的小桥上、桥两边的路上，更多的是缩在有几户人家的屋檐下，但是，面对着西天显现的这幅异常清晰生动的生活图景，此时，却再听不见有人敢大声说一句话。事实上，也确实没有人知道，如此奇异的辉煌天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向人世昭示着什么。它与尘世，特别是小湛庄的每一个人之间，会不会有着怎样的联系？所有人的脸上除了惊悸，都充满了惶恐，随后，不知是谁家的小孩忽然就躲到妈妈的怀里“哇哇”大哭起来。

也就是那天深夜，一直在外谋生的韩西伯从兴化刚回到庄上就直奔湛九如家，给湛九如带回一个消息，说是兴化县衙门口的墙上贴着一张由皇上亲自颁的诏书，其大意是，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四川前些年人几乎被张献忠杀绝，眼下正千里萧条，人口奇绝。四川盆地内大片肥沃的良田现在正急需人去耕种。为鼓励各省缺耕少地的百姓移民四川，诏书里明确规定，所有适耕田地一律谁开垦谁拥有；被重新复耕的土地，连原拥有者亦不得过问；其复耕地亩，准五年起科，原荒地开垦十年起科，第一年，官府还为耕种者提供牛具和种子……韩西伯还告诉湛九如，邻近的小季庄季书良一家早在秋收结束时就去了四川，前几天，小季庄又有好几户人家相继把房屋、农具等家中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后往四川去了。

湛九如与韩西伯是有过结拜之交的邻居，两人儿时一起在小湛庄的沟沟汊汊里滚大，又曾一同到无锡闾过几年泥。于是，实际上也已经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二人经过整整一个夜晚的权衡，一副柳条筐，两个补丁叠补丁的旧布包袱，两家八口在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就这样上了路。

湛九如在临跨出小湛庄的最初那一刻，曾又有些犹豫，但他没有再回过头去，早已经在眼睛里打了几个转的泪水，到底也没有让它流出来。正是天寒料峭的数九，他那副柳条筐前面是不满三岁的女儿珍子，后面则是小儿子荣禄和一个不小的黑瓦罐，那里面装殓着他昨天临夜才从祖坟里挖出并仔细洗净了的先人尸骨。妻子湛氏和大儿子荣熙、二儿子荣斋紧跟在他身后。韩西伯肩上披着一个褙褙，褙褙前面布兜里的儿子韩佩云恰好与湛荣斋同龄，也才八岁多一点，后面布兜里的那个黑瓦罐里则也是韩家祖上的尸骨无疑了。在空旷的原野上，一行人逆凛冽的寒风踽踽西行，一条坑坑洼洼的牛道透透迤迤，翻过前面的一座小桥，一直伸向原野的最深处，在天与地相接的地方消失了。

四川到底有多远，要走多少路，需要多少时日，湛九如和韩西伯谁也说不清楚，甚至，此前他们谁也都未曾听说过，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眼下他们心中都有了这样一个明确而又充满了希望的目的地。

“九如!”

“哎!”

“我爹在世阳寿也五十一,连小湛庄都没有出去过。那年人家对他说你儿子去了无锡,你猜他怎么说:‘那无锡到底离京城皇帝住的地方还有多远?’一句话逗得人家哄堂大笑。这回我真的要带他们出远门了。”

韩西伯说着,下意识地吧后背上的黑瓦罐往上耸了一下。

湛九如没有答理,他知道,韩西伯故意找些这样的话,是想岔开刚离开家时还盘在大家心头的压抑气氛。

韩西伯:“这人一辈子什么地方都不去闯闯也不对,就窝在庄上,那真是太亏了。我可不愿像我爹他们那样!”

湛九如看了韩西伯一眼:“当然!”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人家各省那么多人能去,为啥我们就不能去,你难道还不相信皇帝的诏书?”

“当然!”

“据说,四川的女人长得很鲜。说不定还能给佩云找个后妈呢!”

韩西伯嘟囔着。

湛九如把旱烟袋子在扁担上磕了磕,放进烟荷包。像是迸足了劲地恨恨往他那张粗糙得满是裂口子的掌心里“呸”了一口唾沫,握住扁担顺势换了个肩,在前头步子迈得更快了。

从小湛庄到四川要经过南京,然后由浦口进入安徽,横穿安徽全境,再经过河南、湖北等几个省。对于这次在其他人听听都要发晕,也从未听说有人曾亲历过的长途迁徙,尽管,在出发前,湛九如和韩西伯已经对途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进行了估计,但在他们登程后,实际依靠他们的双脚翻过那一道道河流和堤坝,一步步遥遥无期地向西迈进时,一切都还是比他们预想中的来得更快,也更加严重。自离开小湛庄半个月,严寒的景况一直到南京近郊,满目皆然。途中除了偶有一两个叫花子,几乎不见一个行人,路过一些村庄时,那一座座低矮的、在寒风中瑟瑟颤抖的茅草房,尽管是在白天,也大多关门闭户。这样,他们带在身上的干粮在到达南京时,已全部吃完。乞讨就成为他们每经过一地首先要面对的重要事情。而这样的事湛氏和荣熙可以去做,堂堂七尺汉子的湛九如和韩西伯一开始宁可饿肚子挺两天,却怎么也不肯手里拿着个破碗往人家门口站。但是,仅靠湛氏和荣熙好不容易才从哪家讨回一点吃的,远远够不了八张嘴,而且,连续路过几个村子都未能讨到一口也是常有的事,大人小孩就只好都忍饥挨饿地熬上一天,把指望放

在第二天。于是，赶路的速度就常常受到影响。后来，沿途碰上一些大户人家需要，湛九如和韩西伯把孩子交给湛氏照看，也会临时去给人家做一些推大碾子、担柴等力气活，好歹换得一口吃的，总能让几个孩子肚子里有些东西。布鞋底磨穿了，可以打赤脚，而身上原本极单薄的几件衣服，白天行在路上时尚能应付，而晚上要在哪里过宿时，两家人就只能找一处避风的地方挨在一起，靠相互身上的体温来熬过寒夜，常常是冻得彻夜没法入睡。过了浦口，刚刚进入安徽境内，再前行不远即是琅琊山。这是他们自出发以来要翻越的第一座山峰。时值除夕，远处不时听到传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响，村村野野沉浸在新年所带来的欢乐里。湛九如和韩西伯商量，准备趁着过年在路过前面一个大庄子时多讨些吃的，好生休息一夜，明天早晨启程即开始翻山。可下午，还没有到达前面庄子，湛氏忽然感到发冷，继而冷得全身打哆嗦，脸色乌青，牙齿也抖得咯咯地响。初时，湛氏还没有在乎，仍坚持着走，可是除夕当晚，她又发起高烧来，烧得不省人事，水米不进。紧接着夜里和第二天上午又反复如此，忽而打冷战，忽而是高烧。湛九如最担心的事发生了，湛氏患上了严重的恶性疟疾。俗话说：穷人不能生病，那么长途迁徙中的穷人就更不能生病，一旦生了病，既无钱治，更没有条件养息，唯有硬挺着。能挺过去则罢，若实在挺不过去了，小病也已经拖成大病。湛氏终于倒在了路上，再也没有力气往前挪一步，到了第3天，已经神志模糊，干焦的嘴唇蠕动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但她的双手死死地抓住湛九如那副装着她一对儿女的柳条筐，只是眼睛里在流泪。湛九如一时束手无策。在当地四处打听郎中不着，只好与韩西伯一起把她抬到庄子旁边一个避风而又晒得着太阳的牛草堆前，指望这样晒晒或许能使她身上暖和起来，能再挺过去。然而，令湛九如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也就是在那天傍晚，湛氏就在那个牛草堆前永远闭上了眼睛，至死双手抓住那副柳条筐都未松开。

令湛九如备感伤痛的是三儿子荣禄的死。湛氏临闭眼睛时，刚刚才十个月大的荣禄嘴还吊在她的奶头子上。湛九如在河边的荒地上挖了一个坑，草草地把湛氏埋了。带着四个孩子与韩西伯父子翻过琅琊山，又向前刚刚行了一日，与湛氏死前同样的症状在三儿子湛荣禄身上再现，同样发高烧和浑身一直不停地打冷战，原本身体就十分孱弱的湛荣禄，没有能够熬到第二天，就在湛九如的怀里停止了呼吸。

湛九如捧着湛荣禄瘦小的遗体，除了巨大的悲痛，还有惊悚，他不相信，离开小湛庄刚刚半个多月时间，先后有两个亲人永远离开了他。而离开小湛庄时他全家是六口人，就在几天前，他一家六口也全都在一起。阴阳相隔，其间的过程竟就是这样简单。他不相信，四个孩子中最令他疼爱的荣禄

也就这样随他母亲去了。而他总觉得荣禄是睡着了，在父亲宽阔的怀抱里睡得很香。他机械地用手扯了扯那件裹在荣禄身上的破棉袄，想把他裹得更紧些，以免真的着了风。然而，当他的手指无意间触摸到荣禄那细嫩的肌肤时，发现荣禄的身体已经变凉了。

这时候，天忽然沉下来，继而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夹雪，雨雪随风势越来越猛，湛九如转过身，目光缓缓从荣熙、荣斋和珍子身上一掠过，满脸雨雪和滚烫的泪水，他忽然仰起头来，面对苍天撕心裂肺地喊道：“我的三儿！老天，你要给我们家一条活路！”然后，就把荣禄的遗体紧紧地贴在胸前，“呜呜”地失声痛哭起来。

韩西伯走过来，掀开衣服摸了摸荣禄的小手，他的眼眶里这时也是一阵阵地热，但他强忍住了：“九如，孩子已经没救，是找他妈妈去了。你看这天，今晚上如果就在这荒野里，连个避雨雪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都还站在这雪天里！”

可是，湛九如把脸紧紧地贴着荣禄的遗体，肩头剧烈抽搐着，仍然蹲在地上痛哭不止。

后来，是韩西伯在路边找了个地方，掀开上面的石头，然后从湛九如怀里连说带劝地终于把荣禄的遗体硬抱过去放进那个坑里埋了，再把刚才那块大石头重新移回来，在旁边算是作了个记号。

湛九如在安徽东部陌生的土地上埋葬了自己的第二个亲人，临离开前又禁不住几次回回头去，然后，才带着荣斋、荣熙、珍子和韩西伯父子一道，一行人都泪眼模糊地继续往前走。

横穿过安徽，越过河南全境，再经桐柏山和汉水，季节也从冬季转换到了第二年春天，随后，又从第二年春天到当年夏秋。这年九月，湛九如一行过了襄樊，在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时，碰到一对较他们稍年轻，也还背着一个幼小孩子的夫妇前面不知往哪个方向走，过来问路，一经交谈，对方原来也是到四川去谋生的。男的叫封聋子，身材矮小，但很敦实，憨厚的脸上略显木讷，却总挂着和善的微笑。妻子凤莲子却比封聋子稍高，而且身材姣好，秀美的长鹅蛋脸上一双丹凤眼顾盼生辉，说起话来既快又敞亮。他们背上大概还不满周岁的小男孩叫封小二，而且，这一家三口人也是来自苏北，老家在临近黄海边的射阳，与兴化中间还隔了两个县。所不同的是，封聋子夫妇从苏北出来其实已经五六年了，他们先去杭州投靠一个亲戚，后又到江西在鄱阳湖里帮人家摸蚌壳有两年多时间，去年江西同样大旱，鄱阳湖里的水位降到了数十年来的最低，湖面则减少了几几乎一半，许多原先给雇主摸蚌壳的都被解雇了，最后实在走投无路，凤莲子早就听说到四川不仅有田种，而

且能开垦有自己的田,就主张也转往四川,可封聋子总是反对,天底下哪里会有那样的好事,说不要听信别人,等熬过这一年,还是帮人家摸蚌壳稳实。后来,是风莲子执意拉着封聋子才一起离开江西,一路打听往四川走。同样的处境、同样的路途和装束,而交谈起来又是一样的苏北口音,很快就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当听说湛九如和韩西伯两家也正要往四川去,风莲子当下竟有些激动,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你们也是到四川去的,我们就一起走,大家都是苏北人。”

“是啊,原来我们还是同乡呢!”

湛九如和韩西伯也都很热情地说。

湛九如又问封聋子:“那你们从江西过来,路上已经多少日子了?”

湛九如连问了两遍,封聋子看着湛九如和韩西伯,却并不回答。

风莲子把脸凑近封聋子耳边大声说:“人家湛老爷问我们这回上路有多少日子呢!”

封聋子“啊,啊!”了几声,脸上和善地笑笑,似乎仍然没有听清楚湛九如和风莲子说的是什么。

“这死鬼,聋得很呢,听不见!”

风莲子说着,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然后自己替封聋子回答说:“三月底从江西都昌上的路,也已经走了四五个月了呢!”

湛九如会意地点点头,也就没再问什么。

这时候,风莲子已经主动去看湛九如和韩西伯身边的几个孩子,并把珍子从柳条筐里抱了起来,在怀里逗着:“啊哦,乖,乖的,姨娘抱抱!”

珍子一开始还显得陌生,眼睛望望风莲子又转过去望自己的父亲和荣熙、荣斋,但不一会儿,也就“姨娘姨娘”的和风莲子显得亲热起来。

风莲子望着湛九如和韩西伯身边的四个孩子,似乎想问什么,话到了嘴边,却又自己咽回去了。

湛九如:“这些孩子前世落下的苦命。已经整整一个年头了,跟着我们在路上受这么大的罪。没有几顿肚子曾吃饱过的,还不知道能不能挨到四川呢!”

“会走到的,都会好好地走到四川去的。我喜欢这些孩子,我们大家一起走,路上也好互相有个照应。在外面这么多年了,一听到我们苏北话就特别亲切!”

风莲子说着,转过头看了看自己的男人。

“是啊,真真实实的,出门在外,还有什么比碰上家乡人更高兴的呢!”

湛九如也说。

封聋子这回倒似乎听懂了什么，照例又是那样对着湛九如和韩西伯笑了笑。可实际上，他大概根本就不知道凤莲子和湛九如到底在说些什么。

韩西伯的目光一会儿打量封聋子，一会儿又悄悄盯着凤莲子那张好看的脸，直盯得凤莲子有些不好意思。

就这样，这来自同一个地方、同样都已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三户人家，在漫长的迁徙四川的途中，很自然地合到了一起。封聋子一家的加入，也给这支队伍间添加了些话语和稍微轻松的气氛。

这天中午，湛九如一行途经一个叫牛首的乡场时，在一个有着一对石狮子的公馆门前，几个七八岁大、背着书袋的小男孩，正恶作剧地用树枝夹起地上的鸡粪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碗里塞，一边口里起哄：“细江苏佬，给你……给你吃爆米花。嘻嘻嘻嘻！”

乞讨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蓬头垢面。炎热的暑天里身上仍穿着一件到处都露出了棉花的黑袄子。里面连件衬衫都没有。左腿上连着长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疮，其中一个有核桃大小，又红又肿，外面已经开始溃烂了。这时，正惊恐地被逼到了墙角里，边哀求边用身体拼命护住自己手中的碗。

这一幕，恰被正坐在公馆外不远处一棵树荫下休息的湛九如等人看得清清楚楚。眼看小女孩再无法躲避了，正端着旱烟袋子的湛九如忍无可忍，大吼一声：“这都是谁家的孩子？恁顽皮！”

几个孩童闻喊，“呼”地一下跑开了。

韩西伯：“刚才那几个孩子喊她什么，细江苏佬？”

有从旁边路过的人说：“这姑娘是从荆门那边讨饭过来的，已经在这一带流浪半年了。人样长得蛮秀气，又懂事，曾有几家想收留她，她就是不肯，她说要回她的老家去。可她的老家听说远在江苏呢，不知道她怎么会一个人到这里来的。”

这时，凤莲子早已经把小女孩护到自己跟前，从包袱里拿出前几天在襄樊讨来一直没舍得吃的半个饼子，递给小女孩。

小女孩愣愣地望着凤莲子，又望望湛九如等几个人，不肯接。

“拿着吧，我们这也是要，给你！”

小女孩依然愣愣地望着湛九如这一行人，既不肯要凤莲子递给的饼子，但也没有立即要离开。

“你老家也是江苏的？”韩西伯问。

“你老家是江苏什么地方？我们也是江苏来的。”

“你父母亲都在什么地方？”

小女孩站在那里一声不吭，眼睛里这时已经涌满了泪水，但她立即把头埋下了。

后来，在风莲子的一再劝慰下，小女孩终于“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得那样悲恸，两个单薄的肩头剧烈地抽搐着。然后，边哭边用她那一口地道的苏北话，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她一家四口在移民四川途中的遭遇。

原来，她和她爷爷、父母亲是从去年春天离开位于苏北宝应县的老家往四川走的。她叫巧妮子，今年十一岁，父母亲就她这一个女儿。入冬时节，她全家和其他许许多多的移民一样，经过艰难跋涉来到湖北境内的荆门。那天晚上，在荆门郊外的一座土地庙里过宿时，近旁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玩耍时不小心把脖子上的银项圈掉到了井里。那家人为防夜里有旁人家偷偷去打捞，连夜四处请人下井无着。有好事者到破庙里喊起了她父亲下井去捞，允诺打捞起来后给二十文钱。当时正为全家越冬发愁的父亲，也没有多想，就腰间系了根绳子，顺着那冻得冰溜、窄小的井口下去了。这一下去就没有再上来。那是一口早已被废弃的井，井底长年淤积的浊气令她父亲一下到井底就窒息过去，那人家主仆七八口齐整整站在井台边，却没有一个肯下去施救，已急红了眼的爷爷不顾六十高龄和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抓住井口那根剩下半截的绳子，就往井里下。她爷爷下到那口井里后也没能再上来。只转眼间，家里两个男人都沉尸井底，她妈妈由于过度悲痛，于第二天早晨也撒手离开了人世。自此，她忽然变成了孤儿。而导致她家一夜之间送掉两条人命的那户人家起初迫于情势，答应收养她，背地里却图谋着在几天后把她悄悄送到城里的一个妓院去，一了百了，还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横财。就这样，已渐晓人事的她在其后的一天夜里，就摸黑从那户人家跑了出来。她不认识路，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但她当时唯一明确的念头就是，她还要设法回江苏，回她在出来之前的那个老家去。未料到，由于她那苏北话许多人都听不懂，她白天不敢在路上走，总怕那些陌生人把她弄到妓院去，多半只在晚上走。从荆门一路乞讨一路走，却又走错了路，越走离江苏越远，最后流落到了襄樊。现在，她腿上脚上长了许多疮，连走路都很困难，已经在牛首滞留了有十多天。她不知道江苏到底在哪里，她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还能不能继续往前走。

湛九如、韩西伯、风莲子几个人的眼里也都含满了泪水。

湛九如问：“你老家还有些什么人？”

小女孩摇了摇头。

“那你回去跟谁过？这么远的路，你一个人怎么能再找得回去？”

“可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

许久，湛九如忽然问：“如果和我们一起到四川去，你就和他们做姐妹，愿意吗？”湛九如用手示意站在他身边的荣熙等几个孩子。

小女孩憋了有好一会儿，最后终于点了点头。

湛九如：“从今天起，你就和我们在一起吧，你父母不在了。我们就是你的父母，这里就是你的家。”

这一年秋末，湛九如一行十人自湖北神农架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大宁县，再经德阳、广汉来到成都附近。这里是四川盆地的腹地，是他们梦中曾不止一遍两遍憧憬过素有“天府粮仓”之称的川西平原。映入湛九如、韩西伯等人眼帘的是，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薄雾笼罩，远远近近点缀着一些低矮的农舍，这些农舍又不像苏北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人家聚集成一个大庄子，而是每处只有两三户，其间则隔着田畦不相连。每个农舍房前屋后多栽有一些竹子。再看他们面前的那些田地，成块成块则多已被复垦，即或是少数尚未复垦的荒地，周边也可醒目地见有用竹片或简单者以茅草秆插下的标志。这对湛九如他们来说，可不是个好兆头。但是，田里却难得看见有几个忙碌的农户。

在一簇竹林外的干渠旁，湛九如掏出旱烟袋子，装了袋烟，以借火的机会，与一位头上箍着一圈布巾，腰上系一根粗草绳的老人搭上了话。

“大伯，这是你家的地，今年收成可好？”湛九如问。

老人正用铁锹铲渠底下的虚土，动作缓慢而吃力，头也不抬地回答：“好？几个月不下一场雨，再这样旱下去，明年怕是肚子也填不饱了！”

湛九如：“这地里今年种的什么？”

老人答：“种什么？都旱得冒烟，能长什么？什么种子下去也没用。可我们一家老小就全指望这么点地呢！”

老人这时抬起头来，看见湛九如一行老老小小的样子，拄着手里的锹“吧嗒”了两口烟。老人抽的是一种直接用一截旱烟叶子卷起来的叶子烟。

“听口音不是本地人，你们这是从哪里来的？”

湛九如：“江苏。”

“哦，哦。江苏远啰。好像比湖广省到四川还要远，我晓得的。”

“大伯老家是哪里的？”

“湖广省。”

老人“吧嗒”了一口叶子烟，接着说：“这里基本都是从湖广省来的。你们这么远到四川是来找地插的吧？早没有了。我们到这里也已经快一年了，算来得晚的了。好地、大块的地早就被那些来得更早的插占了。我们就

只插下了这么一小块。四川这两年正好干旱。有一点收成一家老小勉强也刚刚能糊口。你们现在才来，哪里还有地插？整个成都这一带，我晓得的。几年前地就全都被插完了。要不，你们只有到别的地方再去看看。”

老人说完，抬起手朝西南方向指了指。然后，又弯下腰专注地铲起了干渠。

湛九如心里顿时就往下一沉。不仅是湛九如，韩西伯以及凤莲子等所有人也都因听说了这突然的、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愣住了。怎么会呢，皇帝的诏书上不是清清楚楚地说，四川境内大量肥沃的土地眼下都被抛荒，正急需人来耕种，而且谁插占就归谁所有吗？可当他们在付出如此巨大的艰辛和代价终于来到这里后，实际上这里已经再没有一寸地，所有的地早就被人插占完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他们终于来到四川，终于踏上这片寄托着他们全部梦想的土地时，就已经发现，他们原来是来晚了。这里的地已经被那些早于他们来到这里的湖广人都插占了。皇帝诏书上所描述的那种情景，那种巨大的诱惑，实际上早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但是，湛九如和韩西伯都知道，眼下，他们没有时间还在这里议论，问为什么，一切对他们都没有任何意义。在听到铲干渠老人的那番话后，他们只是相互望了一下，转过身，一行人顾不上极度的疲惫，就立即又往前走。

在随后的几天里，湛九如一行从成都走到彭州，又从彭州走到温江、大邑。途中，即使偶尔乞讨到一碗半碗的薄粥，谁也没有心思吃，大多让荣熙和瘦小多病的封小二几个孩子充个饥。可是，他们把包括成都在内的川西平原上几乎所有州县都走了个遍，所有的地都早已被别人插占，竟没有看见一块哪怕是只有巴掌那么大的未被开垦，或者抛荒地还未被人插占的，所到之处，几乎全都是先于他们到达四川并将整个川西平原上大小地块悉数插占的湖广人。后来，他们在大邑附近一个好心人指点下，离开川西平原的中心区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又匆匆向西往邛州赶。

邛州是川西平原的西端，也是整个四川盆地的最西端，再往西就是四川盆地的盆边子、盆边子外连绵不绝的大山了。湛九如一行进入邛州，先后经平乐、火井、油榨，最后来到在邛州境内又可算是最西端，就紧挨着盆地外那些大山的下溪。在这里，几乎完全相同的情景令湛九如、韩西伯等人简直不敢相信，不仅再也寻不见任何可插地块，而且，除了西南面有一小片与油榨相接壤的浅丘地外，下溪四周几千亩好地竟全都为一个姓况的大户人家所有。况府的老爷叫况维山，因为自小双手都长有六个指头，人称六指爷，是湖广省最早迁入四川的人户之一。那时，四川境内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还处在萌芽阶段，许多移民来到四川后都选择在地段更好的成都或成都周边落

脚，即便是在成都、温江，也还是人少地多。六指爷来到下溪后利用先手之机，将下溪附近几乎所有的大小地块全部插占，然后放租，而且租子标准也明显高于邻近油榨、火井等地的人家。还规定，凡租种者，在接地之日就须先缴清半年租子，名曰押租。这使许多无地或者少地的人家即使想租地种也因为无力先缴押租，只有望着况府的地兴叹。湛九如一行沿着山脚下的一条小河自北向南，又走了近半天，在靠近下溪西南那片浅丘不远的河坝下，韩西伯忽然看见有一块带坡状的荒河滩，约有四五亩大，遍地的乱石之上，长满了藤蔓杂草，显然是一块从未有人注意，也根本不会有人想到能够将其开垦出来耕种的荒河滩，可是，当韩西伯一眼看见那片荒河滩，就再也不肯往前走了。当然，与此同时，脚步也已经停下来了的还有湛九如。

“你看，那片河滩。”韩西伯说。

湛九如：“看见了……这荒河滩像是还从来没有人动过，可是……”

韩西伯：“我们到四川这么多天了，川西平原差不多跑了个遍，腿都快走断了，现在确实已再找不到地。”

湛九如回过身，又把河堤上下、前前后后到处察看了一遍，说：“是啊，整个川西平原上，现在再找不到一块没有被开垦或者是还没有被人插占的地了。我们即使像这样走下去，再走上几天，肯定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可是，这里是况府的地方，这一眼望不到头到处都是大片大片况府的地，况府以前虽说不会把这样一小块上面到处都是乱石头的荒河滩放在眼里，大概连想都没有想过会要，肯定是一直就被荒弃在这里，但如果我们现在想开垦，六指爷会不会同意？”

韩西伯：“那我们现在就到况府去，找六指爷说说情！”

风莲子：“这样的荒河滩，上面全是乱石头，怎么开得出来？即使开出来，就怕是什么东西也没法种！”

韩西伯：“它既然能长出藤蔓杂草，就能长庄稼，只要肯下力，年把工夫，我相信没有什么样的地盘不出来，不用说这样一块荒河滩了。”

湛九如：“如果六指爷能开恩，我也觉得这块荒河滩能开，能够把它盘出来。无论如何，如果能拥有这么一块地，即使再小再差些，总比什么样的地一点儿都没有好。先开了这样一小块，然后再想想其他办法。”

风莲子见湛九如和韩西伯都这样有决心，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况府位于下溪南头，前后六进大院外加一百多间厢房、仓库、马厩、后花园等，面积占据了整个下溪场的近一半。当湛九如来到况府大门口时，恰好有几名家丁抬着一乘滑竿也刚刚从外面回来，从滑竿上下来一位面容清瘦，

着长袍，戴墨镜，手里拿了一把纸扇的中年男人，经旁人指点，正是况府的六指爷。湛九如见状赶紧上前施礼，并说明了来意，再三恳请六指爷同意让自己和韩西伯等人去开垦那一小块遍地都是乱石的荒河滩。

六指爷听完，先是看了湛九如一眼，然后，怪里怪气地阴笑了两声：“哼哼……你们这些苏北人倒是精明。主意打到我六爷的鼻子底下来了，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

湛九如：“六爷，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几千里路一步步从苏北走来，可眼下在这川西平原上也走了好几天了，实在是到处再找不到一点地，什么别的办法都没有了。那一小块荒河滩六爷本来也是荒弃在那里，你就开开恩，准许我们去开，让我们先活下命，求您了！”

六指爷却把眼睛一横：“你们活不活命与本爷有何相干？我是你们这些苏北人的爹还是娘？我告诉你们，趁早死了这份心，那块河滩就是让它荒在那里，那是本老爷愿意。我就是让它荒在那里一百年，它那上面能长草长草，不能长草长石头也罢，也永远不会让你们这些苏北人去开！”

说完，六指爷“哗”地收了手中的纸扇，提起袍衩转身往大门里去了。

临跨进大门前，六指爷忽然又转过身来丢下一句：“赶快给老子滚，滚得远远的！再让老子看见你们在这里，别怪我不给你们好看！”

那一夜，湛九如、韩西伯、封聋子三家以及巧妮子栖身在下溪附近一户人家已经被废弃了的破土屋里，谁也没有合一下眼。湛九如回来后把在况府六指爷的话说了一遍，听后，一行人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去还能往哪里去。苏北是回不去了，这么几千里路肯定再无法回去，而在这里，照眼前的情况看，若是想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寸地，肯定也只能是一场梦。退一步，现在就是去租六指爷的地种，即使六指爷答应租给，而在接地时就必须要先缴的押租，他们也拿不出来。

韩西伯：“我们苏北那地方还是太闭塞了，去年底才听到这样的事，没曾想湖广人几年前就晓得了，又比我们离四川近，等我们千辛万苦赶到这里，地早就都被他们插占完了，连这样一块本来他们自己也不要的荒河滩都不肯让。六指爷这是生生想把我们往死里逼。”

湛九如从身上摸出旱烟袋子，想装一袋烟，可烟荷包里早已经空了，就又把旱烟袋子放了回去。好一会儿，才下了决心似的说：“要不，我们明天只有离开这里，还继续往西走，往西。”

风莲子听了一愣，望了望湛九如和韩西伯：“还往西？再往西那就出了川西平原，就进山了。白天我就看见那西边全都是大山，看看头都要发晕。到那大山里去怎么活，哪里还会有地方？”

韩西伯接过话：“是啊，再往西就是大山里了，我们苏北全是平原，连个小丘陵也没有，还从来没看见过全是这样大的山。可我们大家再想想，我们还能往哪块去。”

湛九如：“现在真是再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川西平原不属于我们，这些天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确实再没有我们的地方，一点想头也没有。再在这里，明摆着只有等死。我觉得，我们现在已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向西走，进山。那些大山里，总该是他们湖广人不会去占，该不再属于他六指爷的吧。山里有什么可怕？山里总该还有野果子，还有植物。人被逼到这个地步，哪里还有什么地方不敢去的？我们哪怕就是进山里去当野人，总比还在这里等死好！”

湛九如说完，看着韩西伯和风莲子。

韩西伯又犹豫了有好一阵子，然后，也轻轻地点了点头。

风莲子望了望湛九如，又看了一眼韩西伯和紧挨着她旁边的封聋子，然后就俯下脸，把封小二往自己怀里搂紧了些。

封聋子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好，既然大家没有旁的意见，那就这样了，明天就不再在这里耽误。进山里去，是死是活我们一起再继续往西去。我总是在想，天无绝人之路，或许，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最后要去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湛九如一行又离开下溪，离开了富饶的川西平原，沿着下溪场口一条崎岖的小路，向着莽莽苍苍的邛崃山深处进发了。荆棘、巨石、峭壁，而且常常是藤蔓缠绕，密不见天的丛林，其间曾经几次迷路，辨不出东南西北，也根本看不见太阳在哪里，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走，往前走了一段后，抬起头一看，竟好像又回到了早晨刚刚才走过的地方。

傍晚时分，他们连着翻过了两座山峰，准备再翻一个更高的山峰，就在他们刚登上那座山峰东南侧的一个垭口时，走在前面的湛九如一抬头，猛然看见，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巍峨的邛崃山脉自西北方向浩荡而来，在右前方与另一座山脊相接时，轻轻往内一掖，一泓清溪自那交割处涓涓而出，顺着右侧山脚从容地抱了一个大弯，然后，经过他们所在的垭口附近往下溪方向而去。在他们面前，恰恰拥成了一块足有千余亩大小，蔚为壮观的大平坝子。大平坝子上无任何建筑，亦无一畦田形，显属还从未有人居住和开垦过的原荒地。虽因天大旱，大坝子上光秃秃的一片，几乎看不见有其他任何植物，但在靠近那条溪岸不远处，仍可见几处斑驳的绿色，那份绿，绿得柔美、绿得滴翠、绿得简直令人心醉，湛九如一眼就认出，那正是一蓬蓬极其耐旱

且生命力极强的羊胡子草。这与当初他们离开小湛庄前夕，在西天那片橙红色的辉煌里所见到的情景如同再现。

“到了，我们找到了。西伯，你快看！”

湛九如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韩西伯这时候也已经登上了埡口，而背着封小二的封聋子和风莲子以及巧妮子还在后面有十几步远，随后也跟了上来。

“你们看，这么好的一块大平坝子……”

湛九如说着，立即把柳条筐里的荣斋和珍子往地上一放，和韩西伯迅速跑下埡口，两人几乎都跌跌撞撞地来到了那块大平坝子上。然后，湛九如在一蓬羊胡子草跟前“扑通”跪下，双手深深地插进大平坝子里，把下面的土刨出来一看，除了表层干燥松散，深处全是黑褐色的上好黏土。在这样的土地上种庄稼，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把那块土捧在面前看了又看，再也抑制不住泉涌般的热泪，口中如做梦般地喃喃道：“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韩西伯接过湛九如手中的泥土，放眼面前这一大片拥在大山怀抱里的平坝子，也早已泪眼迷蒙，两人都高兴得如孩童般似哭似笑地：“是的，就是这里，我们终于找到了！”

“我说会有好运的。在下面，湖广人不许我们留，可天留我们，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大片可开垦的好地，这样的一个大平坝子。这都是老天的昭示，是菩萨给我们作出的安排。”

“……”

封聋子、风莲子、巧妮子以及湛、韩两家的几个孩子们，这时都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大平坝子，兴奋而又敬畏，显得有些惴惴不安，仿佛眼前的一切是忽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山里的夜说来就来，而且黑得严实，黑得深沉。当黑暗不屈不挠地罩定了一切时，在大平坝子东端地势稍高处有一棵根基巨大，但内中早已朽空的古红豆杉树洞里，当夜，湛九如一行十人全都钻了进去，虽然人靠着人，背靠着背，竟也不觉得拥挤。他们在大平坝子上的第一个夜晚，竟就是在这里度过的。